

АНАТОЛИЙ РЫБАКОВ

ДЕТИ АРБАТА  
АНАТОЛИЙ РЫБАКОВ

АНАТОЛИЙ РЫБАКОВ  
ДЕТИ АРБАТА



#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

[苏]阿·雷巴科夫著 范国恩 赵永穆

АНАТОЛИЙ РЫБАКОВ

Дети Арбата

根据苏联《各民族友谊》杂志

1987年4、5、6期译出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

[苏] 阿·雷巴科夫 著

范国恩 赵永穆 陈行慧 译

汪文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5.5印张 2插页 526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0314-4/I·191 定价：5.20元

## 主要人物表

- 萨沙·潘克拉托夫——本书主人公，莫斯科某运输学院学生，受迫害入狱，后被判流放。
-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萨沙之父，食品工艺师。
-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萨沙之母。
- 马克·亚历山德罗维奇·梁赞诺夫——萨沙之舅父，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工程负责人，党中央候补委员。
- 尼娜·伊万诺娃——萨沙之中学同学，后为教师。
- 瓦里娅·伊万诺娃——尼娜之妹。
- 列娜·布佳金娜——萨沙之中学同学。
- 尤拉·沙罗克——萨沙之中学同学，列娜·布佳金娜之男友，法学院毕业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
- 马克西姆·科斯基——萨沙之中学同学，军事学院毕业后入伍，后

为红军将领。与尼娜·伊万诺娃要好。

维卡·马拉谢维奇——萨沙之中学同学，某医学教授之女，生活放荡，后被吸收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员。

瓦季姆·马拉谢维奇——萨沙之中学同学，维卡之兄，大学语文系毕业后从事文艺评论工作。

克里沃鲁奇科——萨沙所在运输学院副院长，后受迫害入狱。

格林斯卡娅——运输学院院长。

包林——运输学院党委书记。

鲁诺奇金——萨沙在运输学院的同学，系墙报主编。

季亚科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负责审理萨沙案件。

鲍里斯·索洛韦伊奇克——萨沙在流放途中结识的流放犯。

季达·努尔季达——萨沙在流放地结识的鞑靼族女教师，与萨沙相爱。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萨沙在流放地结识的流放犯。

斯大林

基洛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政治局委员。

奥尔忠尼启则——重工业人民委员，政治局委员。

布佳金——原为苏联驻外使节，因与斯大林政见不同，被调任重工业副人民委员。

洛米纳泽——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委书记。

索尔茨——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日丹诺夫——某州委书记。

阿韦利·叶努基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第 一 部

—

阿尔巴特街上最大的一幢楼房座落在尼古拉巷和宝钞巷之间，如今这两条小巷叫木匠巷和韦斯宁街。三幢八层高的楼房挤在一起，比肩而立，其中的一幢墙面镶着白釉瓷砖。门口挂着各种招牌：“透花编织”、“矫正口吃”、“专治性病和泌尿系疾病”……低矮的拱形通道，角落上包着铁皮，把两个深幽而又阴暗的院落连接起来。

萨沙·潘克拉托夫出楼往左，朝斯摩棱斯克广场走去。“阿尔巴特艺术”电影院门前已经有成双结对的姑娘们在那儿款步徜徉，有阿尔巴特街和多罗戈米洛沃街的姑娘，还有来自常春藤街的姑娘，她们都是一副不拘形迹的样子，大衣领翻立着，嘴唇涂着口红，睫毛卷曲着，眼里流露出期待的目光，脖子上系着条花围巾——这是阿尔巴特街秋季的时髦装束。电影散场了，观众通过院子，从一个窄小的大门涌向大街，而门外还有一群男孩子在那里挤来挤去，打打闹闹，——他们都是这一带的小地头蛇。

阿尔巴特街的一天结束了。铺着沥青的、只是在电车

轨道之间仍旧铺着卵石的马路上，奔驰着一辆辆苏联早期生产的“嘎斯”牌和“阿莫”牌小汽车，把那些老式的四轮马车抛在后面。电车出场时都挂着一节拖车，有时还挂着两节——这是为满足这座大城市的交通需要而做出的徒劳的尝试。而地下正在铺设第一期地铁工程，斯摩棱斯克广场上竖立着木结构的钻井架。

卡佳已在新圣母田园大街橡胶厂俱乐部门口等候萨沙。这是一个来自大草原的姑娘，高高的颧骨，灰色的眼珠，身上穿着一件用农家自纺的粗毛线编织的毛衣。她身上散发着一股酒味。

“跟姐妹们喝了点儿酒。你没过节呀？”

“什么节？”

“什么节……圣母节<sup>①</sup>呀。”

“啊……”

“你就会‘啊’……”

“咱们去哪儿？”

“去哪儿……去女朋友家。”

“要带点什么吗？”

“酒菜那儿都有。你就买瓶伏特加吧。”

他穿过大萨温巷，绕过醉汉的吵闹声、唱歌声以及手风琴声和留声机声混成一片的破旧工棚，然后再穿过两家工厂铁栅栏中间的狭窄通道，来到滨河大街。左边是窗户宽大的斯维尔德洛夫工厂和利韦尔斯工厂，右边是莫斯科河，前边是新圣母修道院和环城铁路的金属桥，再过去就

<sup>①</sup> 圣母节在俄历10月1日（公历10月14日），是基督徒纪念圣母的节日。本书注释全系译者所加。

是一片沼泽和草地，科奇基区和卢日尼基区……

“你带我去哪儿？”萨沙问。

“去哪儿，去哪儿……你就走吧，讨饭莫嫌村子远嘛。”

他搂住她的肩膀，她试图挣脱他的手臂。

“你就忍着点吧。”

萨沙把她的肩头搂得更紧。

“不要使性子嘛。”

一幢清水墙的四层楼房孤零零地立在一片荒郊野地。他们走进长长的走廊，那里灯光昏暗，两边有多得无数的门。走到最后一扇门前时卡佳说：

“玛鲁夏那儿有个朋友……你什么也别问。”

沙发上有个男人正面朝墙壁睡觉，窗户前坐着约摸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他们回头朝门口看了一眼，跟卡佳打了声招呼。在房间的一角，洗手器旁边有一张厨房用小桌，一个比卡佳年岁大得多的、面容和善、模样俊俏的矮小女人在那张桌旁忙碌着。她就是玛鲁夏。

“我们都等急了，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她边说边擦手又边脱围裙。“寻思你们准是在什么地方喝上酒了……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起来吧，客人到啦。”

那男人长得很瘦，一副忧郁的样子，从沙发上爬起来，用手梳理一下稀疏的头发，还用掌心抹了几把脸，为的是驱赶睡意。他那件衬衫的领子揉搓得皱巴巴的，领带结也松了下来。

“烤馅饼都放干了，”玛鲁夏把桌上黑麦粉烤馅饼上面蒙着的毛巾揭开。“这个是黄豆馅的，这个是土豆馅的，那



个是卷心菜馅的。托玛，去拿几个盘子来。”

小女孩把盘子摆到桌上。卡佳脱掉上衣，从柜橱里取出刀叉，立刻把桌子摆好，她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显然不是初次来这里。

“把屋子收拾一下！”她对玛鲁夏下了命令。

“午饭后都睡起大觉，”玛鲁夏一边把搭在椅子上的衣服取下，一边这样替自己辩解着。“孩子们又剪了一地纸片，维佳，你把纸片捡一捡。”

那个男孩趴在地上，把纸屑收拢起来。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在洗手器下面洗罢了脸，又整理了一下领带。

玛鲁夏把每样馅饼给孩子切了一块，放在窗台上。

“你们吃吧！”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给大家斟上了伏特加。

“节日快乐！”

“咱们桌子底下见吧！”卡佳把除了萨沙以外所有的人都打量了一下。她初次带他到她的熟人家，在这儿喝过伏特加，而跟他在一起只喝红酒。

“你倒是给自己抓到一个黑眼睛的小伙子哟！”玛鲁夏对萨沙摇摇头，兴冲冲地说。

“黑眼睛，卷头发，”卡佳笑着说。

“年轻时头发打卷，到老的时候就该脱发了。”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说完又去拿酒瓶。现在萨沙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忧郁的人了，而且从他爱说话这一点来看，他很愿意和萨沙结识。玛鲁夏用亲切而又理解的目光望着他们两人。

萨沙因为有玛鲁夏替他保驾，感到很适意，他喜欢这

个坐落在郊区的家，喜欢墙外的歌声和手风琴声。

“您怎么不吃呀？”玛鲁夏问。

“我吃哪，谢谢，这馅饼味道真好。”

“要是有什么东西，我能做得比这更好吃——现在就连酵母都买不到。多亏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带来了一点。”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接过酵母这个话题说了句很严肃的话。

两个孩子还要吃馅饼。

玛鲁夏又给他们每人切了一块。

“你们以为这是专为你们做的呀？！你们吃饱喝足啦，去洗脸！”

她把孩子们的铺盖卷好，抱到邻居家。

孩子们都去睡觉了。这之后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起身告辞。玛鲁夏去送他。她走时对卡佳说了句：“干净床单在柜橱里，你自己拿吧。”

“她干吗要他这么个人？”等玛鲁夏出到门外时，萨沙问卡佳。

“她丈夫不给赡养费，又找不到他，可是总得生活呀。”

“就当着这两个孩子的面？”

“难道让他们饿肚子就好吗？”

“他太老了。”

“她也不年轻啦。”

“他为啥不结婚？”

她白了他一眼。

“那你为啥不跟我结婚呢？”

“你想结婚吗？”

“想……别说了！咱们上床睡觉吧。”

这可不同往常。他每次都总是一再哀求她才成，就好象两个人是初次见面似的，今天她却主动铺好被褥，主动脱掉衣服。只说了句：“关灯。”

然后她便用手指抚弄他的头发。

“你真棒，大姑娘们准是喜欢你，只不过你太粗心啦，”她俯在他身上望着他的眼睛，“我要是给你生个黑眼睛的小子，你怕不怕？”

这种事迟早总会发生的。也没什么，她打胎就是了，他和她都不需要孩子。

“你怀孕了吗？”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身体紧紧地贴着他，好象在寻求保护，以抵御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

他了解她什么？她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姑妈家？住在公共宿舍里？自己租的房子住？打胎！她怎么对家里人说，怎么向单位请假？万一她已错过了日期呢？她带着个孩子可怎么办？

“如果你怀上了，就生吧，咱们结婚。”

她头也不抬地问：

“我们给小家伙起个什么名字？”

“再商量吧，时间还多着呢。”

她又咯咯地笑起来，身子离开了他。

“你不会娶我，我也不会嫁给你。你多大了？二十二？我比你还大呢。你是个有学问的人，可我哪？只读到六年级……我是要嫁人的，只是不嫁给你。”

“那你嫁给谁？真有趣。”

“真有趣……有个小伙子，我们村里的。”

“他在哪儿？”

“在哪儿，在哪儿……在乌拉尔，他一来就把我接走。”

“他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机械工人。”

“你早就认识他吗？”

“不是说了吗，一个村的。”

“他怎么到现在还不和你结婚？”

“还没浪荡够呢，所以他不结婚。”

“那他现在浪荡够了？”

“现在他已经三十岁了。告诉你，他有过好几个漂亮姐呢……”

“你爱他吗？”

“嗯，爱……”

“可你为啥还和我约会？”

“为啥，为啥……我也想生活嘛。简直就象民警局里审讯一样，去你的吧！”

“他什么时候来呀？”

“明天。”

“我们就再也不能见面了吗？”

“邀请你参加婚礼？……他可壮啦，给你一拳，就没命啦。”

“那我倒要瞧瞧。”

“吓，吓……”

“你不是怀孕了吗。”

“谁说的？”

“你说的嘛。”

“我什么也没对你说。是你自己胡思乱想。”

门轻轻地敲了几下。卡佳给玛鲁夏开了门，然后又躺下。

“我把他送走了，”玛鲁夏开了电灯，“你们喝茶吗？”

萨沙急忙去拿裤子。

“您这是干吗？”玛鲁夏说。“您躺您的。”

“他是个爱面子的人，”卡佳冷笑着说，“跟我胡搞不好意思，想结婚。”

“结婚不难，”玛鲁夏说，“离婚也不难。”

萨沙把剩下的酒都倒进杯子里，就着馅饼喝了下去。总的说来他应当感谢卡佳，因为这一切都这么圆满地结束了。这个机械工人也许真有其人，但问题根本不在他。问题在于她又在捉弄他，而他这个傻瓜竟象掉了魂似的。萨沙站了起来。

“你去哪儿？”卡佳问。

“回家。”

“您这又何必呢，说真的，”玛鲁夏慌了神，“您就睡在这儿嘛，明天早晨再走，我到邻居家住一夜，您不会妨碍什么人的。”

“我必须走。”

卡佳神色黯然。

“你认得路吗？”

“我走不丢。”

她去拉他。

“你就留下吧。”

“我走了。祝你幸福！”

她终归是个好姑娘！叫人舍不得，的确。如果她不打电话，他们将永远不会再见面了；他不知道地址，她不告诉他，说“姑妈要骂的”，甚至连她在哪个工厂工作也不说——“你该到厂门口去堵我啦。”

从前她偶尔从公用电话亭给他打电话，他们一道去看电影或逛公园，然后躲进怡乐园的幽僻处。月光下可以看到几张白色的帆布躺椅，卡佳把头扭过去。“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你也来缠我……”然后却又把身子凑过去接吻——嘴唇被风吹得干巴巴的，并用粗糙的手去抚弄他的头发。

“第一次见面时我把你当成茨冈<sup>①</sup>人了。我们村边住过茨冈人，长得也象你这么黑。不过你的皮肤倒是挺光滑的。”

夏天，妈妈去妹妹家避暑的时候，她来找过他，见了坐在大门口的妇女们感到很别扭。“瞪着大眼睛一个劲儿地看。这辈子再也不来了。”

她打通了电话，常常是一声不吭就把电话听筒挂上，接着又打一次……

“卡佳，是你吗？”

“嗯，是我……”

---

① 即居住在俄国的吉卜赛人。

“你怎么不答话呀？”

“我连电话都没打过呢……”

“咱们见面吗？”

“在哪儿见面？……”

“就在公园门前吧？”

“你净出花花点子……还是去新圣母田园大街吧。”

“六点，七点？”

“我六点就到……”

如今萨沙回忆起这一切，他在等她的电话。第二天他本想尽快从学校赶回家去——怕她万一打来电话。但他还是留下来筹办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墙报。后来他就被叫去参加党委会会议。

靠门处没有空位置了。萨沙从两排靠得很近的椅子中间挤了过去，身子撞到坐得很紧的人们，招来包林的不满的目光。包林是党委书记，他一头浅色头发，块头很大，圆圆的脸盘子，透着粗俗、执拗，宽阔的胸脯把蓝缎子斜领衬衫绷得紧紧的，短粗的脖颈上系着两颗白色领扣。包林一直看着萨沙在角落里坐下来，然后又把脸转向克里沃鲁奇科。

“克里沃鲁奇科，是您破坏了宿舍施工计划。客观原因没人感兴趣！紧急项目资金不是拨给您了吗？您负责的不是马钢<sup>①</sup>，而是一所学院。工程期限不现实，您为什么不提出来？噢，工程期限又是可行的了……那为什么不按

---

①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简称。

期完成？您入党有二十多年了吧？……您过去有功劳，我们敬佩您，现在有错误就要敲打敲打。”

包林的腔调令萨沙吃惊。学生们对副院长克里沃鲁奇科一向是敬畏的。关于他那段光荣的战斗经历，校里早有传闻：他至今仍穿着军上衣、马裤、军靴。这个面带愁容、鼻子很高、下眼泡肿起的驼背人从不和任何人交谈，甚至人家向他打招呼时，他也只是点个头就算了。

克里沃鲁奇科用手扶着椅子背，萨沙看见他的手指瑟瑟发抖。这位一向气度凛然的人，如今却是一副可怜相。但建筑材料的确没有运到。可现在谁也不愿意考虑这一点。只有萨沙那个系的系主任扬松——一位老成持重的拉脱维亚人——对院长格林斯卡娅说了句打圆场的话：

“要不要再容他个期限？”

“多长的期限？！”包林假惺惺地问道。

格林斯卡娅没有吭声。她坐在那里好象因为人家派给她这么一个不称职的副手而满腹委屈似的。这时一个个子高大、相貌堂堂的、名字叫洛兹加乔夫的研究生站起来，象做戏似的举起双手。

“难道连铁锹也运到马钢去了吗？学生们是用手指头挖冻土的吗？班级团支书就坐在这里，让他说说他们没有铁锹是怎么干活的。”

包林好奇地看了萨沙一眼。萨沙站了起来。

“没有铁锹的时候，我们没干活。那次不知为什么仓库门锁上了。后来仓库管理员回来了，给大家发了铁锹。”

“你们等了多久？”克里沃鲁奇科头也不抬地问。

“十分钟左右吧。”



洛兹加乔夫叫萨沙作见证却碰了一鼻子灰，但他反倒责怪地摇着头，倒好象犯过失的不是他，而是萨沙。

“一切都没问题？”包林冷笑着问。

“没问题。”萨沙答道。

“你们干了多少时间，停工多少时间？”

“那是因为没有材料啊。”

“这你怎么知道？”

“大家都知道。”

“潘克拉托夫，你何必为人辩护呢，”包林声色俱厉地说。“这不对头嘛！”

党委委员们都极力避开克里沃鲁奇科的目光，举手赞成开除他的党籍。只有扬松一人弃权。

克里沃鲁奇科走出了房间，他的背显得更驼了。

“我们收到一份阿齐江讲师交来的检举书，”包林宣布说，并且瞟了萨沙一眼，好象是在问他：潘克拉托夫，现在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阿齐江在萨沙那个班里讲授社会主义统计原理。但他并不讲统计，甚至也不讲原理，却大讲那些歪曲这些原理的人。萨沙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妨给他们讲点会计知识。头发自来卷的阿齐江是个老滑头，他当时只是置之一笑。而现在却指控萨沙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统计学的基础。

“有这事吗？”包林用他那冷冰冰的浅蓝色眼珠看着萨沙。

“我没有说过不要理论。我是说我们没有学到会计知识。”

“你对科学的党性不感兴趣吗？”